

孩餘叢考
四

15
1906
4



1956
4
1876



36438
<2001-363>

陔餘叢考卷六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國志

陳壽三國志雖稱善敘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誤魏武紀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人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儀及其衆傳同皆降是劉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畔應袁紹略許下此一篇之中前後相戾者也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費禕傳同孫盛魏氏春秋亦作修而魏齊王芳紀及蜀張嶷傳俱作郭修壯繆傳將軍傅士仁使人迎權而吳主傳及呂蒙傳俱



作士仁

楊戲季漢輔臣贊亦同

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異者也

魏武紀建安十三年冬孫權爲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遣張喜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也而孫權傳是歲命周瑜程普與劉備俱進遇曹公於赤壁大破曹軍曹公遂北還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陽權自率衆圍合肥踰月不能下曹公遣張喜來救權退則又赤壁之戰在先而合肥之圍在後矣歷考諸將傳先赤壁後合肥是吳志爲是乃壽一手所撰何以舛誤若此呂蒙傳權與蒙論取徐州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士守兵聞不足言徃自可克然地

勢陸通驍騎所騁操必來爭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按操破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間至關壯繆鎮荊州則在十八年是時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諸袁未暇東顧之語此更不待辨而見其牴牾者也漢高祖母於起兵時死於小黃高祖卽位之五年追謚爲昭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爲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后之稱乃呂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傳云高皇帝追尊太后上昭靈夫人皇后則又以皇后爲高祖所追尊矣又於魏晉事多所廻護高貴鄉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雖壽仕晉不得不爲本朝諱然齊王

芳之廢先敘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於皇太后則高貴鄉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及世語以註之竟似考終寢殿者矣然猶曰爲本朝諱也若魏郭后之死由於明帝之追怨其譖殺已母甄后故逼殺之令被髮覆面以殯如甄后故事又華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宮收伏后后匿複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弑之此皆魏朝舊事亦復何所忌諱乃於郭后傳但云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絕不及被逼之事而華歆傳亦無一語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於考終行弑者泯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諱皆不書必待後人之追註則安用作史

耶至裴松之註三國號稱詳覈其進書表云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宋書并記文帝閱其書曰此可爲不朽矣然鍾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註中自應補入而裴註不及一字華歆從逆姦臣管幼安視之殆猶糞土則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兩人品識之相懸本傳旣遺而註亦並不及則世期之脫漏亦多矣

晉書舛訛

舊唐書云房元齡與褚遂良奉詔重撰晉書乃奏取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合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而參考諸家成之其體例則多德棻所定書成凡一百三十卷太

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當時號爲詳洽李淳風深明象緯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尤精核然論者猶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繆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爲艷體此其所短也今更取其書按之尚多有舛錯者懷帝紀永嘉五年東海世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沒於石勒而東海王越傳毘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此兩處不同必有一誤也又安帝紀義熙十三年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十四年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死之是年十二月而天文志星變事驗云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

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諸軍陷沒紀志所書互相違錯今以宋書武帝紀并劉穆之朱齡石兩傳參考之則穆之先卒高祖後還繼受宋公九錫之命及齡石被虜之歲月與安紀無不脗合則志文之敘事顛倒顯然可知又天變事驗云隆安五年閏月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按隆安之號止於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敷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礪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則此語本以稱和嶠也而庾敷傳則又以此語爲稱溫嶠之辭蓋因和嶠溫嶠二名相同遂不覺兩傳錯誤耳今考和嶠歷官

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敳傳云
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按惠帝紀司空越爲太傅在永
興二年數佐府正當此時也計和嶠之卒已踰一紀何
從見而嘆之耶惟時溫嶠官品甚卑數知其材堪大任
故爲之延譽耳則此語當屬之溫嶠而和嶠傳所云當
從芟柞晉書之誤卞壺傳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
父將死母求去父許之遂終喪而還前夫家前夫後妻
之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繼
母旣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則其前夫安得又有後妻當
是前夫之妾有子養之至終耳乃稱爲後妻措詞殊混
又王坦之傳簡文帝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

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王彪之傳又云孝武卽位
太皇太后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具封還內事遂
止按坦之旣毀詔於前何以又有降詔之事此必一事
而分繫之兩人耳亦晉書之失檢者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二書但記本國而隣國之事僅書其與本國交涉
者其他雖興滅崩立亦不書卽與本國交涉之事於魏
則書索虜於魏主則書虜僞主或書虜帥拓跋某而宋
書列傳後并立索虜傳與鮮卑吐谷渾同齊書列傳後
亦立魏虜傳與芮芮氏羌同此宋齊二書體例也魏書
則詳記本國而隣國大事亦附書然於東晉諸帝已斥

其名於宋齊梁諸帝則書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蕭衍於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寶炬曰黑獺列傳後亦立島夷劉蕭諸傳與匈奴劉聰鐵弗劉虎等同此魏書體例也梁陳二書則不復稱索虜而稱國號並於魏齊周諸帝皆稱謚號然梁書亦但詳本國而於北朝之事除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諸帝之崩立及大通二年爾朱榮之弑胡太后立莊帝中大通二年莊帝殺爾朱榮又爲其黨所弑等事一概不書陳書則兼紀蕭詧一國如天嘉三年梁王蕭詧死子歸代立則書而天嘉元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齊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亦一概不書此又梁陳二書體例也北齊後周二書則

不惟兼記隣國大事并書隣國之君曰某帝如周書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子澄嗣是爲文襄帝武成元年書陳武帝薨兄子禕立是爲文帝之類齊書天保七年書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八年書陳霸先弑其主自立是爲陳武帝之類此又周齊二書體例也南北二史則更爲周密南史不惟兼書魏事凡燕涼等國興廢亦書如宋永初元年書是歲西涼亡景平元年書是歲魏明元帝崩之類是也又兼記鄰國年號使閱史者一覽瞭然如宋元嘉二年書是歲魏神麌元年之類是也北史亦兼記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晉恭帝禪位於宋之類至於高齊紀則兼書南朝而并及後周之事如天保七

年書魏恭帝遜位於周八年書梁主遜位於陳之類周紀亦兼書南朝而并及北齊之事如明帝元年書梁敬帝遜位於陳武成元年書齊文宣帝殂之類他如燕涼等國之興滅亦一一附書此又南北史體例也至各史所書帝號又有不同者宋齊魏三史於本國之帝皆書廟號如太祖高祖世祖之類而隣國則斥其名梁陳周齊諸史則於本國書廟號於隣國書謚號南北史則本國隣國皆書謚號此又各史書帝號之體例也各史書法又有窒碍者史記漢高祖微時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卽位乃稱帝此本於尚書舜典及康王之誥最爲古法齊書則自蕭道成微時以至爲帝皆

稱太祖梁書自蕭衍微時以至爲帝亦皆稱高祖殊無分別宋書於蕭道成未封王以前卽書齊王如昇明二年給太傅齊王三望車三年加太傅齊王羽葆鼓吹而下乃書詔太傅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齊書於蕭衍未封王以前亦卽書梁王如中興二年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則更書王在前封公在後書法混淆莫此爲甚梁書于陳霸先未封時皆書其官號爲司空則書司空陳霸先爲丞相則書丞相陳霸先此較爲合法北齊書書法亦有失之者魏莊帝時孝武及文帝尚爲王不應卽稱其帝號乃高隆之傳云太昌初隆之爲驃騎將軍與西魏文帝飲酒忿爭文帝坐以黜免

竟似隆之與帝王對飲而帝被廢矣孝靜帝時高歡高澄皆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于歡已書神武于澄已書文襄則似東魏同朝有兩帝矣西魏時宇文泰亦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亦書周文帝如河陰之戰書西魏帝與周文並來赴救則亦似西魏同朝有兩帝矣周書亦然此皆書法之失檢者也北史於魏紀書渤海王高歡安定公宇文泰較為斟酌得宜又南北兼書隣國大事固屬周密然亦略無分別凡本國之事及隣國交兵通使與本國相涉者自應按其月日依次而書若隣國興滅崩立之類於本國無涉者則第於一年之末附書是歲某國某事所以別內外也乃南

北史以隣國之事亦與本國之事一例順敘于每月每日之下殊無界限矣此例惟魏書最為得法周齊二書亦與南北史同按齊梁書自微時至為帝皆稱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漢書高祖本紀亦是如此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事

宋書書北魏為索虜書魏主為偽主為虜帥說已見前其於交戰及通和之事亦多迴護如檀道濟之奔退則書道濟引軍還魏主之自瓜步還則曰索虜退走其過盱眙則曰索虜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遣使來聘則云索虜遣使請和泰始三年魏人來聘則曰索虜使獻方物是也元徽三年魏人來聘則又書北國使至趙倫之王懿等傳又稱魏太武為魏主體例亦不畫一齊書亦然如建元二年索虜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虜寇胸山之類是

也而於魏人來聘及遣使聘魏之事則并不書如永明二年魏人來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事見南史一概削之梁書則不復稱索虜如天監二年魏寇司州之類皆書曰魏然於南北交兵處遇勝則書敗則不書如天監五年魏宣武帝從弟率眾來降將軍劉思效破魏軍於肥水張惠紹克魏宿預城韋叡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和克朐山城本紀一一書之而是年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潰所亡萬計宏卑騎奔歸事見南史則不書明年曹景宗韋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則大書特書其後大同中南北通好但書魏人來聘而梁遣使報聘則不書如大同三年書魏遣使來聘而不書遣張臯報聘

大同四年遣劉孝標報聘五年遣柳豹報聘六年遣陸晏子報聘俱一概不書諸報聘者俱見南史蓋當時國史所記各自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舊文不復改訂也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舊唐書令狐德棻謂高祖曰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缺宜及今耳目猶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史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瑀等受詔歷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又詔令狐德棻

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諸史衆議以魏書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而徵與德棻又總知梁陳齊各史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書徵又各爲總論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壽自序云貞觀十七年褚遂良以隋書十志未就奏延壽佐修其時梁陳周齊隋正史雖已成書以十志未就尚未頒行而延壽南北史已訖事遂先表上則隋志之成又在延壽進呈南北史之後按舊唐書高宗顯慶元年五月長孫無忌等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

宋書書法

宋書於武帝之卽位也先書晉恭帝禪位詔書策書璽書下乃云王奉表陳讓晉帝已遜琅琊王第表不獲通於是羣臣咸上表勸進乃卽位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行晉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明年八月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舉哀於朝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監護葬以晉禮是武帝之於晉帝可謂有終始矣按恭帝之禪有司撰詔草成呈帝帝卽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禪位雖迫於不得已尚是恭帝所願至遜位後居秣陵宮嘗懼見害

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乃踰垣入進藥於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遂以被掩殺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紀絕不書一字使後人不閱褚淡之等傳誰復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倖逃篡逆之罪乎南史改云零陵王姐宋志也文帝之崩亦不書元凶劭之弑但云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若不參閱劭及徐湛之江湛等傳亦竟似考終寢殿者南史改云元凶劭搆逆帝崩於含殿前廢帝紀書太尉沈慶之薨是時廢帝凶暴欲誅何邁慮慶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齋藥賜慶之死今但曰薨亦與考終者何異耶南史書殺太尉沈慶之又孝武紀書泰始七年

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按休仁地處親賢孝武病劇為身後慮故召使宿尚書省遣人賞藥賜死休仁傳既詳之本紀何得云有罪自殺耶南史書鳩建安王休仁昇明中袁粲王宜興黃回皆以謀誅蕭道成被殺宋書則書袁粲據石頭反伏誅王宜興黃回亦皆書有罪伏誅所謂謀反者反劉氏耶反蕭氏耶有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則云袁粲謀誅蕭道成不果旋見覆滅黃回貳於執政賜死王宜興貳於執政見誅然此猶曰諱其名於紀而著其實於傳可彼此錯見也順帝之禪於蕭道成也是日帝居內聞之逃於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閣豎索之帝既出宮人行哭帝居於丹徒宮齊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監者殺帝而以疾訃齊人德之賞以封邑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

死矣事見南史而宋書則但云帝遜位於東邸齊王踐祚封帝為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建元元年五月殂於丹陽宮竟似授受得其正絕無一毫逆跡本紀如此又無別傳錯見其事若非南史紀載千載下誰復知順帝之被篡被弑之慘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時尚存聞義嘉難作晉安王子勛之反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厄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如禮事亦見南史自是當日寔事而宋書路淑媛傳即路太后但敘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無一字亦不錯見于他傳可見宋書書法全多迴護忌諱而少直筆也按沈約嘗歷仕宋齊梁三朝其撰宋書在齊武帝永

明中故于宋齊易代之際自不敢直筆即單紀宋事亦不能不稍存迴護者約嘗疑立袁粲傳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明帝諸鄙瀆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事見齊書王智深傳然則約所撰原文已多刪削也又殷淑儀本南郡王義宣女孝武從姊妹義宣敗孝武密娶之寵冠後宮及卒命謝莊為誄使巫者召見其形於帷中及將執手奄然而逝事見南史宋書并不立傳蓋亦為孝武帝諱之意然何邁尚新蔡公主為廢帝納於後宮詭言薨逝殺一婢送還邁家趙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興王濬文帝子出入宮掖與公主亂倩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文帝遂詔離婚

陔餘叢考 卷六 三
殺主所生母蔣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儀例亦應諱而不書乃又詳新蔡於何皇后傳詳海鹽於趙倫之傳何也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敘事有易混者如劉穆之傳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索一軍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從平京邑則破桓元兵後從入建鄴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別南史先敘克京城次敘入建鄴較爲清晰又少帝司馬皇后本晉恭帝女則但云晉恭帝女可矣乃后傳先云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司馬氏爲帝已百餘年尚必繫其族望耶王僧綽乃曇首之子曇首既有傳則僧綽傳但云曇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亦豈不贅耶何偃乃何尚之之子也偃旣編在十九卷尚之反編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慶之之從子也攸之在三十四卷慶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張劭子暢及從子敷一家而分繫於三卷檀道濟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謝晦謝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則爲一人立傳而其家之兄弟子孫悉附焉宋子京新唐書遂倣此例也

宋書繁簡失當處

前史於名臣奏疏之類原有載其全文者如賈誼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關政治卽有關道學至司馬

相如大人賦之類則因其本以才學著稱故存一二以見一斑其他則不概錄也宋書則凡有文字無不收入如王宏傳載其建屯田一議彈謝靈運一疏辭官一表引咎遜位一表乞解州錄一表并文帝答詔一道又辭官一表縷縷幾三千字其議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盜二條既全載原議又兼載王淮之一議何尚之一議宏再折中一議又共二千餘字徐羨之傳載其歸政一表答詔一道再辭一表文帝數罪一詔共三千字傅亮傳載演慎一篇感物賦一篇共三千餘字王微傳載其與江湛一書與王僧綽一書與何偃一書答王僧謙一書共四五千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羨之父屍未歸仕宦不

輟一書舉謝紉自代一書彈劉毅一疏議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諫伐赫連一疏共三千餘字裴松之傳載其請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詔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安邊論共三千餘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至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山居賦一篇共萬餘字顧覲之傳載其定命論一篇三千餘字鮮之所議及承天安邊論猶曰有關時事也靈運之載賦猶曰靈運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關繫而連篇累牘如此不徒費筆墨乎謝晦傳載其舉兵向闕時上文帝一表略見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載其論臺一檄及破到彦之後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憚辭費

乎既如此纖悉必載矣王宏當國將加榮爵于人必先
 譴責若美相盼接必無所諧人或問故曰王爵加人又
 相撫勞便是與人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又不微
 假顏色即成怨府此乃宏相業之大者事見南史宋書本傳
 反不載何也檀道濟初與謝晦等同預廢立之事後文
 帝翻用道濟討晦此中另有轉關南史云帝欲道濟領
 兵王華以為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今撫
 而使之必將無慮此正見文帝之用道濟及道濟討晦
 之由應是當日情事乃宋書反不敘及但云帝討晦道
 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道濟至晦兵不戰而潰如
 此則道濟纔與晦同事忽又舉兵討晦閱史者何由了

然耶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
 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
 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瓠城憲
 悉力拒守矢石無時不交城中負戶而汲殺賊屍與城
 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擊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
 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
 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夔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
 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
 日將士眼生瘡體皆乾燥被瘡者不復出血檀道濟等

不敢救乃陷于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傳秦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爲當時第一宋書旣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旣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濬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濬遂促成元凶劭弑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疎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義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

陔餘叢考卷七

陽湖 趙翼 耘菘

齊書書法

齊書於宋齊嬗代之際脩書宋帝禪位策文一道璽書一道齊高帝固辭宋王公以下固請高帝乃許旣卽位封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行宋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是年五月汝陰王殂追謚爲宋順帝終禮依魏晉故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約宋書爲成式也然於順帝遜位時猶書是日帝遜於東邸脩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見順帝之禪皆齊之所爲而順帝初不知者此

尚存微意也。其書齊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則更爲直筆。蓋子顯本齊宗室，其於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孫，幾盡固不無隱恨焉。故特書以著其惡，非刻也。至齊和帝之禪梁，則書帝車駕自荊州東歸，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於外宮。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於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亦絕無一字涉於篡奪。按南史梁武初欲遷帝於南海，沈約以魏武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爲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醉酒足矣。乃飲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齊書乃全諱之。蓋子顯是時方爲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無足怪。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早說以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復爲人臣，并代爲游說。褚淵等以成禪位之事，見於南史者甚詳，而齊書儉傳毫無一字。其於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諱之。崔祖思當齊高輔政，廷議將加九錫，祖思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聞而不悅。王琨當順帝遜位時，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事亦皆見南史，而齊書祖思及琨傳一概不敘。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當時民間有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語。齊書淵傳亦不載，甚至淵

傳論謂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謬世情之過
差也則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屬時勢當然而無可議矣
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蓋因已亦以齊臣仕梁若於此
等處直筆褒貶則已益置身無地故爲諸臣諱正以爲
已諱也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衡陽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應編在高帝諸子
之前乃反編在武帝諸子之後蕭景先蕭赤斧蕭湛蕭
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爲列傳其列諸帝子
傳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疑之前疑乃高帝子
文惠乃武帝子于疑爲從子豈可亂其序乎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仿宋書之例如豫章王
疑傳載其辭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辭俠轂隊儀仗二
表答表一詔又請以東府新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
詔又因唐寓之反請去州縣苛碎條制一表及薨後竟
陵王子良請加殊禮一表荅表一詔又樂藹與竟陵王
子良一牋共一萬五六千字蕭子顯即豫章王之子爲其父作傳故特多表揚王儉傳
載其諫改紫極殿爲宣陽門一疏請解領選一表再求
解選一表共二千餘字王僧虔傳載其請正聲樂一疏
請除獄中湯殺人一疏又檀珪乞官一書僧虔答一書
珪又乞一書共三千餘字蕭穎胄傳載其起兵時檄文

一道共二千餘字竟陵王子良傳載其諫遣臺使徵租一疏請赦逋租省刑息役諫射雉等疏共三千餘字崔祖思傳載其崇節儉省刑獄定樂律開屯田設史官招賢才等疏共二千餘字雖多有關時事然何妨節存之乃連篇累牘不減一字何以徒費筆墨若此又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責齊高一書齊高答攸之一書王敬則傳忽載竟陵王子良請罷塘役折錢一表蘇侃傳忽載齊高塞客行一首更覺無甚關涉毋怪乎愈形其蕪雜也及其敘事則又有應詳而反略者明帝殺高武子孫之在外者皆令典籤殺之籤帥之權重若此是當時矯枉過正一大弊政南史於巴陵王子倫傳述之甚詳而

齊書略無一字明帝病急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辦棺材數十具期三更盡殺之上誓卧會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未賜諸王命耶及見子恪顧問流涕乃皆赦諸王得不殺南史因此特立子恪傳以載其事而齊書子恪無傳僅附於豫章王疑傳數語此皆繁簡之失當者也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立傳亦太少如朱買奉命領兵戍甬城謂人曰我一子當得官人問其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即為孝子蓋謂殺賊則有功封被賊殺則有恤蔭也後守城果與魏軍戰被斬其屍猶據鞍奔還此豈

得無傳乃僅於周盤龍傳內附見之董僧慧爲晉安王子懋防閤當明帝賊殺諸王時僧慧欲起義向闕曰此州雖小孝武嘗因之今興師以請蒼梧之罪誰能對之子懋猶豫兵散被殺僧慧號哭爲喪殯王元邈欲執之僧慧曰晉安舉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爲難僕得爲主人死無憾矣願至主人大歛畢退就湯蘄元邈許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歲以小絹爲書問消息僧慧見之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南史載之甚詳乃齊書既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於子懋傳後又如魏孝文至壽陽崔慶遠出城與魏主反覆酬答卒使魏歛兵而去其應對實足華國與張暢在彭城對魏軍李孝伯之語前後正相輝映張暢旣立傳於宋書矣此亦豈得無傳乃僅附見於蕭遙昌傳此又略其所不當略也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梁陳二書

新唐書姚思廉傳其父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屬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遺言有詔聽續至唐又奉詔與魏徵等修梁陳二書乃採謝昺顧野王諸書以成之舊唐書謂思廉採謝昺諸家著梁史又推究陳氏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則察已有成緒思廉不過取謝顧諸家重爲訂正耳如梁書王茂曹景宗蕭穎達張宏策韋叡等傳皆載察舊論陳書武帝紀論文帝紀論亦察原文可見此等紀傳編排卷數亦是察所手定則文字可知也姚察傳亦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歿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博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蓋紀實也兩朝數十卷書經父子兩世纂輯之功始就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姚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編次亦有失檢處武帝郗皇后傳後卽以簡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於王皇后之下

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庶母也豈得反叙於後其意不過先皇后而次妃嬪耳然既敘武帝邠后則丁阮兩妃次於后之下正合體裁何必先媳而後姑耶丁阮既以帝母立傳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無傳其於宗室諸王及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績廬陵王績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子從孫後可乎貞陽侯明爲齊人所立入主梁祀建號稱尊未幾廢死不立傳可也昭明之子譽稱帝於江陵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不便附於本紀後何妨別立一

傳著其興亡乃竟略不敘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此獨非蕭梁子孫延一脉之緒者耶梁武起兵之初恃蕭穎胄協心建議故無後顧穎胄留鎮西臺使弟穎達從武帝東下遂克建鄴此爲功臣之首乃穎達既有傳矣而穎胄反不立傳王琳開關百戰始終爲梁不肯屈於陳氏是亦忠於梁者梁書亦不立傳皆疎漏也簡文帝紀大寶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紀又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問至元帝大臨三日簡文既崩于十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問此又舛訛之甚者至梁書但有紀傳而無表志則以當時同修隋書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書內故不復復載耳

按梁書不紀蕭譽蓋以敬帝國人則梁統已絕譽三世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既難作本紀若以爲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譽本非叛逆祇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沒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譽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歸孫琮又歷隋爲附庸則又安得獨附於周書惟李延壽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譽等入之較爲妥善然北史兼敘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究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明太子傳後備載譽以下三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僞福王及僞魯王以海僞唐王聿鍵僞永明王山椰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既不予以繼續又不沒其事實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梁書多載蕪詞

梁書敘事雖簡潔然其所載文詞仍循宋齊書舊式故亦不免繁蕪如武帝紀先載齊和帝封梁公脩九錫一詔又策一道百僚勸進一書又勸進一書武帝請嚴選舉一表和帝進封梁王一詔又禪位一詔策文一道璽書一道元帝紀載南平王恪等勸總百揆一牋帝答書一道王僧辨等勸進一表帝答書一道僧辨等再勸進

一表帝再答書一道又討侯景一檄景平後僧辨等再
勸進一表徐陵勸進一表丁貴嬪傳載張纘哀冊文昭
明太子傳載王筠哀冊文以及諸臣贈謚俱載其詔書
如王茂之卒也詔書起語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
追遠前典明誥此已屬浮詞而南平王偉柳慶遠鄭紹
叔呂僧珍孔源休等身後加恩之詔無不雷同令人嘔
噁南史列傳止書贈謚盡削詔詞是以較本書最爲醒
目

陳書書法

陳書避諱處太多如本紀梁敬帝之禪也先載封武帝
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又禪位詔策各一於是武帝
始受禪卽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車旗正朔一如
故事宮館資給務極優隆永定二年江陰王薨詔遣太
宰弔祭絕不見篡弑之迹此固循宋齊梁書之舊例也
然其事終不可沒則應錯見於列傳中按南史沈恪傳
武帝欲令恪勒兵衛敬帝出宮恪叩頭曰身經事蕭家
來不忍見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劉師知傳武
帝令師知往害敬帝帝覺之繞牀走曰我本不須作天
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
情事也乃陳書於恪傳尚載其叩頭數語而師知傳全
不書此事則紀與傳俱沒之矣衡陽王昌之死也實文
帝使侯安都殺之故南史本紀書衡陽王昌沉於江夏

而昌傳亦書中流而殞之使以溺告安都傳則更明書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此所謂紀實也乃陳書本紀則但書衡陽王薨昌傳亦云中流船壞以溺薨安都傳亦云安都請自迎昌濟漢而薨皆隱約其詞而不明書其被害始與王伯茂文帝之子廢帝之弟也宣帝既黜廢帝而奪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殺之於途乃陳書本紀并不書伯茂薨事伯茂傳亦但云伯茂出宮路遇盜殞之本紀所諱恃有列傳錯見其事乃并列傳俱諱之則何以傳信於後思廉修陳書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委曲迴護豈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於陳故不忍直書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又魏書孝靜帝天

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業梁江北郡國皆來屬大行臺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蕭衍立其子綱為主是慕容紹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陳書魯悉達傳云梁敬帝卽位加悉達征西將軍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按紹宗既卒於梁武被害之歲梁武後尚有簡文帝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則安得敬帝時尚有慕容紹宗在耶此更舛訛之甚者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姚思廉所撰而編次却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

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故南史亦仍其舊然南史以衡陽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內則非也衡陽乃武帝子應繼大位以陷於魏未歸故不得立及歸而文帝已立遂爲所害此豈得僅入宗室內乎陳書特立傳於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從子爲質於齊爲齊所害附於衡陽傳亦屬位置得宜則陳書編次較南史更精當矣

陳書亦多蕪詞

陳書亦多蕪詞如武帝紀載梁敬帝封帝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禪位一詔策書一道武帝登極一詔又敕州郡璽書一道封諸王一詔各官進爵一詔南郊大赦

一詔又赦罪一詔賑饑一詔文帝紀登極一詔天嘉元年恩赦一詔南郊一詔王琳平後肆赦一詔恤兵一詔減租一詔求賢一詔令僑籍改土斷一詔崇儉一詔春夏停刑一詔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詔三年南郊恩赦一詔六年修前代王侯墳墓一詔曲赦京師一詔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詔廢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詔二年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宣帝太建元年登極一詔二年送流民還鄉一詔軍士年六十免役一詔四年頒兵制十三條一詔舉賢一詔發諸將所部實姑熟一詔建東宮一詔六年肆赦一詔蠲租一詔賑貸一詔九年蠲租一詔十年節財用停工役一詔十一年審

刑一詔大赦一詔崇儉一詔十二年蠲租一詔後主登極一詔重農一詔求才一詔求言一詔禁汰侈妖妄一詔送流民還鄉一詔至德元年改元一詔二年大赦一詔三年修孔廟一詔四年薦舉賢才一詔肆赦一詔徵明元年大赦一詔二年訊囚一詔三年隋兵至戒嚴一詔南史於武帝紀但載進相國加九錫一詔一策梁帝禪位一策武帝登極一詔廢帝紀載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其他概從刪削第節其事書之是以敘次較爲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爲稱賞也

魏書

魏書自道武帝詔鄧淵著代記十餘卷太武帝又詔崔浩撰國書三十卷皆用編年體孝文帝詔李彪崔光改作紀傳彪後又有崔鴻王遵業續撰宣武帝又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此收書所本也收在魏末卽因高澄奏修國史迄齊文宣時始成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文宣敕魏書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於是魏書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審收更有圓換遂爲盧同立傳先特爲崔綽立傳至是綽反附出而楊愔傳又增有魏以來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後主緯天統五年以魏收爲尚書右僕射武平四年又詔史館更撰魏書按魏書李緯改作李

系蓋以後主諱故避之則知後主時又經修改此又收三改之本也然則魏書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書尚蕪雜若此信乎作史之難也隋時又有魏澹所撰魏史隋文帝以收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撰其義例與收不同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凡隣國之帝不書名太子則書字平文昭成獻明三帝稱謚餘不稱謚太武獻文被弑皆直書其事不存隱諱紀傳後不立論贊具見澹傳中當時號爲良史隋時又有盧彥卿撰後魏紀三十卷唐時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有不盡魏收原本者如孝靜帝紀武定二年以齊文襄王領侍中以今上爲僕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爲尚書令所謂太原公今上者卽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史時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敘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元年書侯景高敖曹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城按獨孤如願卽獨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當金墉被圍時尚未改名故書其原名似非後人所追敘則亦可信爲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歡辭相國辭九錫高澄辭相國等事皆大書特書以見其不失臣節而於歡之被挫於玉璧也則書齊獻武王圍玉璧以挑之寶炬黑獺不敢出略不見收嗣之迹似爲齊廻護者於澄之死也書

齊文襄王薨於第，略不見被刺之迹，似為齊隱諱者，則更可信為魏收。仕齊時所作也。然試以北史核對，凡北史所採魏書，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書齊事外，其餘與北史字字相同，毫無竄改。且靜帝紀後，脩書高澄事，帝之無狀，斥帝為狗脚朕，令崔季舒歐帝三拳，及澄入宮，責帝反背，并遜位後，遇酖而崩之事，使以為收所作，則收是時方諂齊之不暇，而敢書此乎？又孝靜后傳，書帝被酖後，后再嫁楊遵彥為妻，后即高歡女，文宣姊妹也。收敢書此乎？則魏書孝靜帝紀一卷及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反抄北史以補之者也。然魏書孝靜紀內，如高歡辭相國等事，乃

北史所無，則又非全抄北史者。劉貢父謂是時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亦北齊時書後人取北史及此等書，雜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孝靜紀及皇后傳外，如昭成子孫傳一卷，明元六王傳一卷，景穆十二王傳上卷，亦皆與北史相同，毫無增損。蓋亦取北史以補魏書也。惟貢父謂第三卷太宗紀，史館舊本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書法與澹傳所載體例又不合。較之北史亦不相同，則此卷難確指為非收原本也。

魏書書法

魏書本紀兼載隣國興滅繼立等事，最為明晰。然其書法妄自尊大，惟西晉諸帝尚稱其帝號，以拓跋之先本

受職於司馬氏故書晉懷帝封祿官爲代公晉愍帝封猗盧爲代王不能沒也至書東晉元帝則已云司馬叔儻大位於江南其他如漢趙秦燕諸國斥之爲僭爲偽更無論矣然翳槐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納之始得歸國則猶附庸於石氏也而先已書石勒遣使求和拓跋珪幼時國破人散賴苻堅分劉庫辰衛辰爲二部珪得依於庫仁以長則猶臣服於苻氏也而燕鳳傳已書苻堅遣使朝貢珪因劉顯來逼遣安同等乞師於慕容垂則猶仰命於慕容氏也而已書慕容垂遣使朝貢此等書法在道武建號以後尚猶有說道武以前部落尙微追敘者獨不可少爲貶損以從實乎至建號以後南

北朝通使等事其於南使之來則書曰某遣某朝貢如登國六年晉司馬德宗遣使朝貢是也北使之去則書遣使於某如始光二年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義苻是也於宋齊諸帝皆書爲島夷如天賜元年島夷劉裕起兵誅桓元是也按節閔帝紀與梁通和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可見節閔以前國史所記本是如此然修史時何妨訂正北史於道武建號以前凡列國之事皆不書以魏方儕於列國也道武以後始兼書列國而書南北兩朝皆改隣國體較爲得當矣平文之殂魏書旣云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爲長子六修所弑但書帝討六修失利微服民間遂崩

昭成爲皇子實君所弑亦但書帝至雲中崩道武爲清河王紹所弑亦但書帝崩於天安殿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弑亦但書帝崩於永安宮而俱不見致斃之跡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異考終使亂臣賊子從何而懼者北史於昭成則書皇子實君作亂帝暴崩於道武則書清河王紹作亂帝暴崩於太武則書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庶不爲曲筆也又魏書於高齊事尤意存迴護高歡起兵以討爾朱氏爲名也則書齊獻武王以爾朱逆亂興義兵於信都又於魏朝加高歡官爵等事書齊獻武王固讓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關又書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諂佞間阻遂貳於齊獻武王而絕不著高歡跋扈犯上之迹其於京兆王瑜之子寶炬謂輕躁無行耽淫酒色是時寶炬已爲西魏文帝方與齊交爭故極詆之蓋收正仕於齊自不得不曲爲袒護固無足責也

魏書蕪冗處

魏書最爲蕪冗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有至數十人者如陸侯傳載其子孫馥琇等十六七人李順傳載其子孫敷式等二十餘人以及盧元李靈崔逞封葬皆載其子孫宗族數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譜者所載之人別無可紀但敘其官闕一二語而已則何必多費筆墨耶當時

陸操嘗病其敘諸家枝葉過爲繁碎魏收謂因中原喪亂譜牒遺亡是以具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不盡然也蓋傳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周旋耳齊書魏收傳稱收修史時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與陽休之善則爲其父固作佳傳固曾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劾而收書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嘗納爾朱榮子金故減榮之惡傳論云若修德義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可見收修書全以公事市私情而其時同修史者亦互相牽附北史刁柔傳云柔與收同修魏史志在偏黨凡其內外通親並虛美過實此皆當日阿狗情事也乃李延壽修北史已在唐時與諸人子孫渺不相接可以無所瞻狗何以亦仍魏書之舊臚列不遺耶

北齊書

北齊書亦有數卷亡失而後人取北史以補之者試以北史核對便自了然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齊書本紀內惟文宣紀與北史繁簡互殊其爲原書無疑神武及文襄紀之前半篇及廢帝孝昭武成後主緯等紀則與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紀後一論孝昭紀後亦一論而孝昭論前半篇仍是文宣論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總論則一字不差蓋北齊書孝昭紀與

論俱亡後人遂取北史內孝昭紀論補之而論內又未
刪去文宣半篇以致兩卷之間文宣論復出也武成紀
一卷無論後主紀一卷有論而其論係武成後主合爲
一論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總論亦一字不差此亦取
北史補之但分卷未分論也皇后傳亦與北史字字相
同惟北史於后傳外兼傳妃嬪此則但有后傳無妃傳
蓋亦從北史內摘出后傳而不及妃嬪耳其諸王傳北
齊書高祖十一王爲一卷無論文襄六王爲一卷無論
文宣孝昭武成後主諸子各爲一卷則有論其論却合
文襄諸子在內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蓋北史自文襄
諸子至後主諸子本合爲一卷故合爲一論而補書者

但取北史各傳分爲二卷而論未及分故文襄諸子有
傳無論文宣以下諸子有論而又兼文襄諸子也其宗
室傳則趙郡清河二王另爲一卷其文字與北史繁簡
各殊傳後一論專爲二王其爲北齊書原本無疑其他
則亦從北史抄出但分卷小異耳北史齊宗室與神武
諸子同卷北齊書以神武諸子爲一卷列于文襄諸子
前而宗室傳另爲二卷次於後主諸子後除趙郡清河
一卷外其餘諸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蓋北齊原書紀
傳多有亾失而目錄具在補書者摘北史以湊合原書
卷數也惟文襄紀後半篇與北史迥異又語無倫次亦
必非北齊書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辭丞相以後據北

史尚有兩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盜刺死今文襄紀則辭丞相後卽敘其致侯景書及景答書下卽敘文襄無禮於魏靜帝之事又不書明年月但云七月還晉陽遇盜而殂則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於鄴而此云還晉陽遇盜殂則又似卒於晉陽矣按文襄與侯景往復書本在梁書景傳內文襄無禮於靜帝之事本在北史靜帝紀內此事本在北齊書高德政傳內北史於德政傳刪之而著於紀其被蘭京刺死一事亦卽在北史文襄紀內蓋補書者全用北史恐人見其抄襲之迹故於此紀雜取諸書成篇以示小異而不知其蕪雜不倫也

按唐初雖修成梁陳周齊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書家罕有能脩之者今所傳後魏書北齊書皆宋初取內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觀於胡安國等序後周書謂仁宗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得夏竦李巽兩家本始校正鏤板以行是內府之藏天下之大不過此數本周書如此魏齊書亦可知有宋鏤板時度亦必購募以校其缺軼而已遺失若此可見唐時諸史之流傳於世本自無多也今諸史徧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殘缺取北史補成之事則未嘗取南北史核對耳

周書

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棻所撰

也。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爲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詔修各史，德棻已奉勅與庾儉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棻又奉勅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壽南北二史亦先就正於德棻，然後敢表上，則可知德棻宿學爲時所宗矣。今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隣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隣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隣大事也。而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本紀則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十五年書文襄爲盜所殺，十六年書齊文宣廢魏帝而自立，其於蕭梁之事，則於魏廢帝元年總書云：侯景之克建鄴也，奉梁武爲主，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廢綱而自立，綱弟繹討景擒之，是爲元帝。於恭帝元年又書梁將王僧辨、陳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爲主，此皆北史周紀內所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書法之最得者也。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有九錫文、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爲嘔噓。西魏之遜於周，當亦必有此等虛文，而周紀不載，更見其剪裁之淨。他

如趙貴等傳後總敘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勳之典蘇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見一代創制之事宇文護傳載其母子相寄之書千載下神情如見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班亦非如宋魏書之廣輯蕪詞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與明月公主亂故醜之周書但書魏孝武崩而不見被醜之事王羆當元顥入洛曾受其僞官而周書羆傳亦不書此未免意存隱諱宇文導傳侯景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導爲隴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隴右二千餘里有何關涉據北史是時本令隴右大都督獨

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導於隴右也周書少此數語遂無頭緒又獨孤信傳云景寇荊州乃以信爲大使撫慰三荆尋除隴右大都督則又似信先往荊州後任隴右矣以北史參較則信本督隴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荊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隴右也周書亦不敘明宇文貴之子昕入隋爲功臣周書以其爲隋臣則不入周傳可也乃又附於貴傳後旣附傳矣則昕在周武帝時爲武帝決策攻克晉州及并州之戰武帝以失利欲還昕謂破竹之勢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戰卽破晉陽此皆在周時功績也而昕傳又不書未免取舍失當又皇后傳每后必載其策立之文亦殊無謂至其編次各傳宇文

測測子深及宇文神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傳而另爲卷王雄王謙父子也侯莫陳崇之與侯莫陳順尉遲迥之與尉遲綱李賢之與李穆趙貴之與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費筆墨矣

隋書

隋書最爲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尚不及也或疑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掛漢書併侍直仗下煬帝斥爲黑色

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疎略不知此皆事之叢碎無關係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入唐爲民部尚書何稠入唐爲將作匠陳茂入唐爲梁州總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爲立傳於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貞觀時罷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千百言敘爲佳傳未免以其子元齡時方爲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瞻徇耳張衡與晉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

事而衡傳不載僅於宣華夫人傳內附見之則亦未爲直筆至於韋孝寬雖立功於周然隋高祖攝政時尉遲迥懷異圖孝寬奉命馳往察變得其反狀乃亟西還每至驛輒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吏曰蜀公卽尉遲迥將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騎來追每驛無馬有盛饌遂追不及而孝寬得回使高祖嚴爲脩則孝寬之盡心於高祖可知是隋史宜爲立傳而竟不書豈以周書內已有傳故不復複出耶然其子韋壽方立傳於隋書則孝寬有功於隋之處何妨於壽傳內敘入乃壽傳既不敘入又於其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李密歸唐封邢國公以其隋末嘗臣於越王侗故亦立傳於隋書然密入唐旋復被誅之事何以又不書此不可解伊婁謙一生事蹟俱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雩高阿那肱聞之以爲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則述阿那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元感反回兵擊之諸將以非詔旨爲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元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元感隋書但云元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不如通鑑之有生氣

陔餘叢考卷八

南北史原委

陽湖 趙翼 耘菘

南北史原委見於李延壽自序其父大師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其史皆詳於本國而略於他國欲仿吳越春秋體編年紀之客於侍中楊恭仁家有宋齊梁魏四代史因漸次編輯未畢而歿延壽欲繼先志適在顏師古孔穎達下佐修各史因得齊梁陳等五代舊事目所未覩者合之家中舊本參訂編次尚多所闕貞觀十五年令狐德棻奏延壽同修晉書因復得入內府勘究宋

齊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隋書十志因益得披尋校勘時史局中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頒行延壽不敢使人抄錄乃手自繕寫又於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然後成書前後凡十六年既訖事呈令狐德棻閱畢始表上之時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壽修史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澹兩家魏書皆已流布梁陳周齊隋五史雖未頒行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錄以爲底本而參考雜史以成之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然其中增刪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書核對延壽於宋齊魏三史刪汰最多以此三史本蕪雜太甚也於梁陳周齊隋五史則增刪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壽亦在纂輯之列已屬善本故也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於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刪改實爲繁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如王懿張劭張敷張暢劉敬宣朱齡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劉康祖等傳可核對也其增於宋書者類多新奇可喜易動觀聽如孝武紀增其爲皇子守彭城時魏太武大舉至城下長史張暢出與魏李孝伯語帝改服隨暢出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非常士也

又孝武末年好爲長夜之飲每日盥漱又命酒俄頃數斗、憑几昏睡或有奏事則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皆服其神明廢帝紀增其爲太子時常被孝武斥責卽位後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爲魘奴劉穆之傳增其貧時向妻舅乞檳榔被侮劉述傳增其視從子候疾命取酒肉謂禮有疾飲酒食肉等事劉瑀傳增其與何偃並馳落後有牛馭馭精等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雖足使閱者動色解頤兼可資談柄然南史之佳處在於刪繁存要而不在此瑣言碎事也其刪節舊史處亦有失之太簡者王鎮惡傳武帝討司馬休之鎮惡爲先鋒聞帝將至乃先攻斬休之將朱襄一段功績全不書檀道濟先

從武帝討盧循徐道覆積戰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載直從武帝不豫道濟受顧命敘起又劉道規追桓元於崢嶸淵兵不滿萬而桓元兵數萬奄至諸將懼欲退道規力持不可乃大戰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壘等功甚著宋書一一敘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規推劉毅爲元功何無忌爲次功已爲末功此正見其有功不伐南史於戰功一概刪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數語則竟似道規之功本少矣劉真道傳宋書敘其與裴方明等討破楊難當及其子虎戰功甚著孟龍符傳宋書敘其廣固之戰以單騎衝賊先奪據水源功爲第一南史皆不書宋書文穆王皇后傳載其弟藻尚臨川公主被妬離

婚因歷敘宋世公主妬惡并載江敎辭婚一疏南史盡刪之以其與王皇后無涉也然宋書南史俱不立帝女傳則此等宮闈惡習於何見之宋書於王皇后傳牽連書之未嘗無意南史不載轉無以垂戒此又過求簡淨之失也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於蕭齊時事亦僅於諸大傳增減竄易以見其考核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非篇篇俱有改訂也如齊書本紀謂蕭氏出漢蕭何之後蕭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歷敘自何以下直至齊高帝世次南史則謂望之傳不載齊典所書恐乖實錄顏師古註解漢

書已正其非故削而不錄只從高帝之高祖淮陰令敘起此其紀實也他如鬱林王何妃傳增蕭坦之請殺妃所私楊珉之一事褚淵傳增其父湛之牛墮并躬自輓之淵讀書不輟父歿後有兩厨寶物在其生母郭氏處嫡母求之郭欲不與淵力勸乃與之山陰公主悅淵美請於帝召入主夜就之淵堅拒不亂明帝臨崩托顧命於淵有欲使着黃羅襪之語四貴輔政時有齊高讓增戶邑一書淵與袁粲同答一書以及在袁粲室嘯咏等事王儉傳增其說齊高受禪及代向褚淵關說齊國建後酌定朝儀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禮齊受禪後酌定郊祭殷祭之禮皇太子妃薨酌定宮臣之服等事劉善明

傳增其少厲清節及母陷于魏乃頗貪或問之知以將
贖母故母歸清節益峻等事皆頗有關繫其他仍多用
齊書無甚改易觀垣榮祖焦度張岱褚炫何戡張緒張
融周顯王晏蕭詵蕭坦之江斆徐孝嗣蕭綦張欣泰等
傳可核對也卽較原書稍有增加者不過瑣言碎事如
高帝紀增其少時符瑞皇后傳增高后陳氏先與裴氏
議婚後夢有迎車至如常人禮后不肯去繼有龍旂豹
尾迎者乃喜從之後裴果不成婚而嫁於帝及炒胡麻
未燃火而薪自燒等事鬱林王紀增高帝嘗拔白鬚因
王在旁呼帝爲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後見形于
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錢十七萬虎已卒
梁武卽位忘之忽夢虎來責乃送錢還其子仍擢用之
謝超宗傳劉道隆聞武帝稱超宗殊有鳳毛乃出問超
宗身有異毛如此之類大都新奇可喜其實無關於朝
政之大也

南史敘事失當處

柳元景之拒魏師也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
奮擊左右皆辟易於是衆軍並鼓噪俱前魏縱突騎來
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衲袖襠衫馬亦
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
應刃而倒此事宜敘在安都傳乃反詳於元景傳內而
安都傳但云隨柳元景向關陝所向克捷宋蒼梧王旣

被弑齊高帝集朝貴議所立王敬則拔刀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言者血染敬則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則又叱之乃止此事應敘於敬則傳乃反詳於本紀而敬則傳不載齊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過失遂發怒有易儲意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慰太子帝不答敬則大呼宣勅往東宮並索輿輿至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衣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與諸王宴飲盡歡太子得無恙此事亦應敘於敬則傳內乃反詳於伯玉傳而敬則傳不敘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南史於蕭齊事多用齊書原文縱有增刪無甚岐異惟高帝紀吳喜贖酒一事齊書謂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銀壺酒賜之高帝出迎酌飲之喜還奏帝意乃悅南史則謂高帝懼鳩不肯飲喜告以誠先飲之帝乃酌飲喜還奏明帝乃悅齊書庾杲之傳武帝嘆其風韻之美王儉以爲蟬冕所映更生風采陛下當與以卽真南史則以此語爲柳世隆之言齊書崔慧景傳謂慧景起兵向闕過廣陵崔恭祖開門納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時江夏王寶元鎮京口爲內應乃合二鎮兵奉寶元向京師南史則謂慧景與恭祖未有素約慧景至廣陵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夜襲廣陵據之遣子覺赴京口寶元見其兵少恐不濟事反擊覺走之及恭祖與覺

以八千人濟江柳橙等勸寶元與慧景合乃以覺爲先
鋒恭祖次之慧景爲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業執蕭寶
寅將殺之寶寅逃奔於魏歷顯仕屢與梁戰後以謀反
誅是寶寅仕魏三十餘年而死也南齊書寶寅傳則謂
齊和帝中興二年以謀反誅是寶寅當梁武未爲帝時
已被刑矣蓋蕭子顯撰次南齊書在梁時有所忌諱也
梁書元帝紀承聖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南
史則書齊遣郭元建按是時東魏已微政出高氏梁書
從名分而言故書魏南史按實書故云齊也梁書鄧元
起傳謂元起不出兵救晉壽以致陷沒蕭淵藻來代表
其逗遛乃收付獄元起自縊死南史謂淵藻至求元起

良馬元起不與淵藻殺之後梁武知其枉責淵藻曰元
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據此則當以南史爲確其尤
互異者梁書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大潰而歸喪師
辱國及通姦公主等事一字不書反大加褒美南史則
一一直書略無諱飾蓋梁書多用國史記載粉飾原文
而南史則參考實事也陳書後主沈皇后傳謂隋亡後
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南史謂過江至毗陵
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陳書吳明徹傳謂明徹
戰敗爲周師所執憂憤遘疾卒南史謂周封明徹爲懷
德郡公位大將軍陳書蓋以完節予之也陳書徐陵傳
謂陵卒謚曰章南史謂後主爲太子時以已作托爲他

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詞旬後主銜之及卒後主已正位乃謚曰章偽侯姚察傳南史謂察父僧坦精於醫梁時爲大醫正兩宮所賜皆爲察兄弟游學之資陳書不載僧坦以醫術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賜爲察游學之資蓋自諱其醫也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魏書泰常三年赫連屈丐僭稱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書始光二年蠕蠕人寇詔尉普文率騎討之北史謂帝自率輕騎討之魏書始光四年滅赫連昌昌尚書闕敗夜將昌母出走車駕入城擄昌羣弟及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擄也北史不書其母出亡但云擄昌羣弟

及其母妹妻妾則是并擄昌母矣魏書太平真君七年帝自將討薛永宗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北史謂擒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詔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蹟北史則云散騎常侍邢巒使於齊按遣使必兩人魏書凡遣使皆兩人並書北史只書正使一人此次魏書只書劉承叔蓋脫落正使邢巒也魏書前廢帝恭北史書節閔帝魏書後廢帝朗北史書廢帝魏書出帝修北史書孝武帝魏書崔潛工書二百年後姚元標亦工書見潛遺跡以爲過於已北史謂元標以爲過於其祖崔浩魏書穆紹傳元顥入洛以紹爲兗郡刺史行至東郡聞顥敗而返北史不書

其受顓官職之事蓋以完節與之魏書荀頹傳李訢李敷之誅頹並致諫北史則云李惠李新之誅頹並致諫太武五王內魏書有廣陽王名建閭北史則單名建皮豹子之子魏書名喜北史名懷喜長孫翰之子魏書名平成北史名成長孫翰之弟魏書名陳北史名陵穆崇之孫魏書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異者

北史多取魏收書

唐初修各朝諸史本欲兼修魏書因秘書省奏魏書有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復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李延壽北史魏朝紀傳則似全據收書以成之者收書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各爲一論北史合數帝爲一論而

皆取收論彙括成篇孝文紀論及皇后傳序前半篇皆全用收語并一字不改景穆諸子平陽王以下一卷傳論前半篇亦全用收語列傳中如邱堆娥清劉尼王洛兒車路頭司馬楚之王慧龍盧魯元陳建陸俟長孫嵩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刪節可核對也又收書作於齊文宣時故其稱高歡曰齊獻武王高澄曰齊文襄王北史則書渤海王高歡渤海世子高澄史體固如是也而北史元孝友傳云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元暉業傳云齊文襄嘗問暉業近日何所披覽元瑾傳云謀殺齊文襄事泄伏誅則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檢點改易矣又本紀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廬此下必有缺

文而北史亦書行幸廬太和六年詔以安昌殿爲內寢
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四下二字必有訛誤而北
史亦云四下爲外寢王瓊傳有云李崇小子青肫嘗盛
服寵勢此四字亦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盛服寵勢益
可見北史全本收書也惟魏末先敘西魏次敘東魏及
孝武入關一事魏收書但云帝總六軍於河橋爲斛斯
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其下乃云齊獻武入洛遣官西
迎車駕而不書高歡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跡此固
收爲齊諱也北史則云帝總六軍於河橋高歡引軍東
度帝率南陽王寶炬等以五千騎宿瀍西衆知帝將出
夜亡者過半宇文泰遣駱超李賢和來赴高歡入洛遣
婁昭等追帝請迴駕帝鞭馬長驚而去過河謂梁禦曰
此水東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書所無當是取諸
澹書耳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刪成然南史於原史外尚多有
加增北史於元魏紀傳則但有刪減耳今一一核對北
史所增於魏書者惟元謚傳增其與爾朱榮爭論遷洛
一事元和傳增其少爲孫天恩所打後出守東陽殺其
一家報讎之事薛辨傳增其父強辭桓溫苻堅之辟一
事盧懷仁傳增其善與人交有太邱道廣稽生峭立皆
非中道等語李顯甫傳增其聚宗族開李魚川以避賊

一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削原書較爲簡淨者如劉文奕傳魏書載其訴父休賓功大賞薄酬對凡二千餘字北史但以一語括之唐景先傳魏書載其五經疑問十餘條北史盡刪之李孝伯傳魏書載其與張暢語幾二千字北史僅存其半此皆過舊書遠甚然又有失之太簡者莊帝時羣盜蜂起各有名號乃一切不書以冀州等七郡封爾朱榮爲太原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亦不書元顥挾梁兵入洛陽已而敗走北史雖略書之而顥爲縣卒江豐斬首則不書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歡破擒爾朱天光爾朱度律送京斬之亦不書此本紀之失也尉古眷有破蠕蠕擒赫連

昌追禿髮保周窮迫自殺之功和跋有取滑臺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陽攻滑臺破宋將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襲高車東部之功長孫肥有破慕容農慕容普璘之功北史皆不書此等皆元魏創業之人是以列於功臣傳而功績一切刪之則何以列之爲功臣耶酈範隨慕容白曜南征破無鹽諭降肥城及不發兵接應沈文秀事皆得勝筭薛彪子請建屯田請減近南邊民租絹亦當時要務而傳內皆不載又如奚眷有鎮虎牢鎮長安討山胡虜其妻子討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觀有從討赫連昌從討蠕蠕從征平涼從破離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傳乃北史盡刪之眷傳但書其

征蠕蠕出別道後期伏誅之事觀傳但書其撫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則二人乃有罪無功者何以列於功臣傳耶此又列傳太簡之失也又其於南北交兵之事尤爲簡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討楊難當魏遣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氏楊文德受宋官號魏又遣皮豹子討之擊走宋將郎啓元等興光四年宋將殷孝祖築城於清水魏遣敕文擊之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宋遣張永沈攸之討安都等魏遣尉元孔伯恭等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劉休賓舉城降延興元年宋將垣崇祖寇東兗州魏遣于

洛侯討破之四年魏將元琛攻克齊馬頭戍梁郡王嘉破齊將虞紹之於朐山太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寇邊詔元斤莫亮等禦之景明四年劉思祖破梁軍於邵陽洲擒其將張惠紹趙景悅北史本紀內皆不書其應載於列傳者如臨淮王譚破宋鄒山寨獲米三十萬又造筏渡軍斬宋將胡崇及其兵萬餘任城王澄弟嵩破梁將楊公則等中山王英與蕭懿諸將戰克獲甚多齊將陳顯達攻陷醴陽魏遣穆亮討之顯達敗走梁將馬仙琕來關南築城司馬悅遣將焚其城擒劉靈秀叔孫建之攻東陽也城中竺靈夔爲地道將遁刁雍謂建宜速入城遲則人將走盡梁將王茂先入寇魏遣刁整爲楊

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梁將王花等元顯達以郢州降梁魏遣源子恭討之敗梁將夏侯夔又敗梁將夏侯亶又敗梁將胡智達擒梁將閻次洪此皆載在魏書各傳中而北史任城王澄傳中山王英傳穆亮司馬悅刁雍刁整源子恭等傳一切不書豈魏書所載本不實耶抑南北兩朝國史各自誇勝諱敗若一一存之則南北史核對多不符合故寧一切刪之以免岐互之跡耶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北史於魏書大概刪者多而增者少以魏書本蕪雜故也於周齊諸書則增者甚多蓋周齊諸書修於貞觀而每史皆須進御兼有魏徵等爲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

瑣言碎事稍近於藝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亦有過於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傳河陰之戰高昂輕敵以麾蓋自隨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單騎逃至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有隙閉門不納求繩又不得以刀穿閤未徹而追者至乃伏於橋下追騎迫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遂斬以去神武聞昂死如喪肝胆杖永洛二百周師購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與之及周亾猶未竟此段文字千載下猶有生氣而齊書但云昂奔河陽城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真乃索然無味又北史慕容紹宗傳神武臨終語世子澄謂可敵侯景者惟紹宗及神武歿景果反澄遣諸將往皆

敗乃遣紹宗與高岳討之景初聞韓軌往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聞紹宗往乃曰誰教鮮卑小兒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見紹宗素有以懾景而北齊書但云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乃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慎之語亦無生氣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每冬月椎河冰以防齊師及武成時齊人每冬月椎冰以防周師此可以見兩國先後強弱之迹又光被誣死後使祖信籍其家祖珽問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搗奴僕棗木杖爲對珽大慙此正以明光之無逆迹崔暹傳高澄妃本魏靜帝妹澄寵王昭儀欲立爲正暹曰天命未改

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宜廢辱此見暹之持正薛修義傳神武沙苑之敗欲徙家口於定州修義曰若晉州不守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修義請自守晉州斛律金曰還仰此漢小兒守之質其妻子神武乃使修義行晉州事此亦見修義忠於謀國而北齊書光傳暹傳修義傳皆無之此皆北史所增勝於原書者也其他如高慎傳增其出妻崔氏氏乃崔暹妹暹後得幸於高澄澄盛禮嫁其妹而慎後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從及慎叛入西魏妻入逆口中乃從澄高昂傳增其母張氏先有一男令婢爲湯將浴之婢偶他往有養猴繫解投兒湯中死張積薪縛婢及猴共焚之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

與乾刼其女置村外卽勸乾野合以歸及昂死後東方老塑其象祀之頭輒裂再塑又裂崔悽傳增其教子弟答郡守莫作賊之語謂我家作賊止提一天子下殿推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又悽妾馮氏邢子才等皆與之私及入獄又與諸囚姦王昕傳增其與崔昂同聽鮮卑人語昂問昕解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統計北史所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此則無所關繫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卽不增亦可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太簡者如北齊書趙郡王叡奏出和士開爲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勸叡姑緩以慰太后叡正色拒之謂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當守之以死

此見其嫉惡剛正處而北史刪之司馬子如傳爾朱榮被誅後爾朱世隆等欲還北子如謂當回兵向京或可致其離潰卽不然猶可示強此亦見子如應變之略而北史刪之蔡儂傳儂爲濟州刺史魏孝武貳於神武欲以腹心居濟州令御史劾儂罪神武啓復其任帝不許除賈顯智代之儂嚴兵守脩顯智遂不敢入此爲魏帝與神武交惡之始則儂傳何得不載而北史刪之慕容儼傳沙苑敗後儼守雍州與西魏戰二百餘日晝夜拒守大破魏軍擒其將郭他此見儼之忠於所事而北史刪之孫騰傳神武起兵騰謂朝廷隔遠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神武乃立中興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當時

一大事而北史刪之斛律金傳沙苑敗後神武尚不肯退金以鞭拂神武馬乃退是日微金則神武幾殆北史亦不書又如尉長命傳北史既附其子興敬乃但誌其官爵而興敬戰死芒山之事則不書此又北史失之太簡者也

